

再读

鲁迅

鲁迅私下谈话录

吴作桥 吴东范 吴虹贤 编

「墳」的题记



將這些材料上刊
同的東西，合
成一本
有甚麼意義？
首先就因為
是很沒趣味的。
我所做的所謂文章，這是我做
手也確是我做的。即是做給
先生有一種怪脾氣，文章要
長，愈長，稿費就愈多，所以如厚羅絲力說那樣，簡
直是貪錢，倘在「墳」，大概不至於那麼做。這是做

2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再读鲁迅

Zaidu Luxun

鲁迅私下谈话录

2

我的烟瘾很大，但也要吸点好烟；家里来的人多，客烟只能用红锡包了。

·与杨杏佛的谈话，录自杨小佛《纪念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人》，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《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》。

“一个独身的生活，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。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，你看我的棉被，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，我不愿意换。你再看我的铺板，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，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。生活太安逸了，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。”

·与孙伏园的谈话，录自孙伏园《忆鲁迅先生》，文收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《鲁迅回忆录》第2集。

“一个人，最好是困硬板；而且被不宜多盖。”

·与许钦文的谈话，录自许钦文著，上海

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《学习鲁迅先生》。

“哪块做袍面，哪块做袍里？”

(其母答：“绸的面子，布的做里子。”)

“这样不好，还是调过来，布的做面，绸的做里。”

(其母说：“调过来做，穿出去难看。”)

“咦，穿衣服讲实惠，哪里是给人家看的。”

·与母亲的谈话，录自王鹤照《鲁迅先生

生活片断》

(一理发师告诉鲁迅说，头发长了，应该理一理了)

“吾发与汝何干？”

·与一理发师的对话，录自寿沫邻《我也

谈谈鲁迅的故事》，文收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

3 辑。

发薪水时，往往头发胡子不长，或是赶写东西太忙，

而当头发胡子长长了，我又一文不名了。

·与陈衡粹等人的谈话，录自陈衡粹《回忆鲁迅先生几件事》，文刊 1989 年第 1 期《鲁迅研究动态》。

“噢，我出钞票（指去理发时花钱 / 编者），你们好看！”

·与同事的谈话，录自施建伟《幽默：林语堂和鲁迅之比较》，文刊 1990 年第 7 期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。

至于买镜子，更可大大不必。鼻子失掉了，自然会知道。脸上沾了污点，不过是外界的攻击，小心提防，自无外患。胡子粗长了，那是它自身的年纪的老大。（中山大学的同事劝鲁迅理发时，鲁迅说了上面的话 / 编者）。

·与同事的谈话，录自施建伟《幽默：林语堂和鲁迅之比较》，文刊 1990 年第 7 期《鲁

迅研究月刊》。

(一次鲁迅理发，理发师胡乱剪了几下，鲁迅也胡乱地抓了一大把零钱给他，结果比定价高出了3倍多。这次鲁迅又来理发，理发师很精心地理，而钱却未多给，于是理发师发问，鲁迅答曰)

“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上回你给我乱剪，我给钱也就乱给，这次你认真剪，我当然也就认真地给了。”

·与一理发师的谈话，录自远子《鲁迅理发》，文刊2001年9月28日《羊城晚报》。

不想去看看跳舞厅吗（鲁迅、许广平、增田涉三人曾进过一次舞厅，但不到10分钟三人便出来了/编者）？，这是没有意思的东西，肉麻的。

·与增田涉的谈话，录自增田涉著，钟敬文译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《鲁迅的印象》。

看电影是要高高兴兴，不是去寻不痛快的，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，倒不如不去了。

·与许广平的谈话，录自许广平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《欣慰纪念·鲁迅先生的娱乐》。

“连版税带稿费大约有三千多元吧”（指鲁迅的年收入 / 编者）。

·1932 年 11 月 25 日与王志之、张松如、潘炳皋的谈话，录自潘炳皋《鲁迅先生访问记》，文刊 1932 年第 4 期《北国月刊》。

“捐文章吧。捐钱是没有这力量了。你知道在现在的情势之下我们写文章吃饭的很难。以前每月可以收入三、四百元版税的地方，现在只能拿到三、四十元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就是要捐也只能量力的捐，假使不管怎么都要我

再读鲁迅

捐，我岂不成了一个‘捐班作家’了？”

·与沈宁的谈话，录自沈宁《阿Q的作者

鲁迅先生谈阿Q》，文刊1934年10月28日

《中华日报》副刊《戏》周刊第11期。

半年左右到日本去玩玩，还是能吃得饱的。

我为了反抗政府，确实贮了一些钱，以备万一，使我即使被迫害，什么都不能做了，还能有饭吃。普通的东西不用准备，一旦受迫害要马上能生活。

·与增田涉的谈话，录自增田涉著，湖南

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《鲁迅的印象》。

半年左右，万一停止工作，也还可以维持生活。我已经不大作无谓的消耗了。“为了反抗的原故，相当的储蓄了一点钱，纵受压迫，以至于无法工作，我依然可以生活。”“许多人毫无准备，一受压迫，大都不外屈服。”

·与增田涉的谈话，录自增田涉《忆鲁

迅》，文刊东京 1936 年 12 月 1 日《留东学报》

第 2 卷第 6 期，（此则谈话与上一则谈话，为增田涉先生在不同文章中回忆同一谈话的不同文本 / 编者）。

◆家庭

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因为读书不太用功，曾受到祖父的斥责。因为读《西游记》，开始觉得书本有趣，所以读起书来。



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(画像)经过国家最高考试的，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。我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，但是后来我作了教育部的官员，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的试卷，我从其中发

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，而那文章并不高明。

(翰林) 不是什么大官。听说是在什么地方做知县之类。

·与增田涉的谈话，录自增田涉著，钟敬文译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《鲁迅的印象》。

“这是在骂人。” (鲁迅见到祖父的自挽联：“死若有知，地下相逢多骨肉；生原无补，世间何时立纲常”之后说 / 编者)。

·与他人的谈话，录自一牛《鲁迅解祖父自挽联》，文刊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 15 辑。

不要紧的，我记得我父亲早先一句话：“要分给别人才好呢，我们若是专待人家分给倒不好了。”

·与保姆的谈话，录自许广平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2 版《欣慰的纪念》。

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，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。

·与许广平的谈话，录自许广平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《欣慰的纪念》。

太师母（指鲁迅的母亲鲁瑞，这是按俞芳称呼的口吻说的／编者）遇到不平的事情，是要斗斗（斗争的意思）的。

·与俞芳的谈话，录自俞芳著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。

“我有一个担挑，一边是老母，一边是稚子。”

·与许广平的谈话，录自许广平《纪念还不是时候》，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《许广平文集》。

“老太太（指鲁迅的母亲／编者）看书，多偏于才子佳

人一类的故事，她又过于动感情，其结局太悲惨的，她看了还会难过几天，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书，她又不高兴看。”

“因为老太太要看书，我不得不到处搜集小说，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，改头换面的东西，她一看，就讲出来：说与什么



鲁迅的母亲鲁瑞

书是相同的，使我晓得，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。”

·与荆有麟的谈话，录自荆有麟著，上海杂志公司 1943 年 11 月版《鲁迅回忆断片》。

她们的成见，比什么都深，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顶多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，但没有多少时候，仍旧复原了。你若再想改革，那她们简直不得了。真没办法。

·与荆有麟的谈话，录自荆有麟《鲁迅回忆断片》，上海杂志公司 1943 年 11 月版，转

自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《大先生鲁迅》。

在改良家庭方面，我是失败者。常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稍微改变一点，一遇有什么意外或者不如意的事，她们马上抱怨了。抱怨之后，觉得还是她们老法子好。一下又恢复原状了。（此为上则谈话之不同文本，录以备考 / 编者）。

·与荆有麟的谈话，录自荆有麟《鲁迅回忆断片》，上海杂志公司 1943 年 11 月版，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《大先生鲁迅》。

当时正在革命时代，以为自己死无定期，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，也就随她去了。

·与 XXX 的谈话，许广平曾转述过，转录自汪毅夫著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《鲁迅与新思潮' 鲁迅研究一得录（五则）》。

“因为是母亲娶来的，所以送给母亲了。”

（增田涉说：“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。”）

“对呀。”

·与增田涉的谈

话，录自增田涉著，

钟敬文译，湖南人民

出版社 1980 年版《鲁迅的印象》。



鲁迅的原配朱安

（内山间：“你在北京不是有夫人吗？”）

“可那是妈妈的媳妇，而不是我的呀！”

·与内山完造的谈话，录自内山完造著，

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 1942 年 10 月版《上海霖

语》。

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（指朱安 / 编者），我只能

好好地供养它，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

·与许寿裳的谈话，录自许寿裳著，人民

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。

和她谈话没味道，有时还要自作聪明。有一次，我告诉她，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，她说是的，是的，她也吃过的。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，就是全中国也没有，她怎么能吃到？这样，说不下去了。谈话不是对手，没趣味，不如不谈。

·与母亲的谈话，录自俞芳著，浙江人民

出版社 1981 年版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。

她（指朱安 / 编者）是有意挑衅，我如答辩，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；置之不理，她也就无计可施了。

（指鲁迅一次回绍兴探亲，朱安在招待亲友的席上发难，派说鲁迅的种种不是 / 编者）。

·与孙伏园的谈话，录自 1994 年第 11 期

再读鲁迅

《鲁迅研究月刊》 《朱安与鲁迅的一次冲突》。

“检验过了没有？”（指朱安一次住进山本医院之事 / 编者）。

“我问问医生去。”

“走罢，到我家里吃中饭去。”（对同行的荆有麟等说 / 编者）。

（朱安问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多养几天就好了。”

·与朱安等的谈话，录自荆有麟著，桂林

上海杂志公司 1943 年 11 月版《鲁迅回忆断

片》。

我决定搬到砖塔胡同暂住，（你）留在八道湾，还是回绍兴家？如果回绍兴，我将按月寄钱供应你的生活。

·与朱安的谈话，录自俞芳著，浙江人民

出版社 1981 年版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。

既然拿来了（指常维钧造访，大热天，朱安泡了两杯热茶和两碗藕粉招待客人／编者），就吃吧，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。

·与常维钧谈话，录自俞芳著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。

写得怎样（指盯平的稿子／编者）？可不可修改发表？
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。

·与高长虹的谈话，录自高长虹《一点回忆》，文刊 1940 年 9 月 1 日《国民公报·星期增刊》。

“那就让她（指江绍原夫人／编者）称师母好了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”

·与许广平的谈话，录自荆有麟著，桂林上海杂志公司 1943 年 11 月版《鲁迅回忆断